

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： 是狐狸又是老虎

十日
阅读 提示

1946年6月16日，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，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。“6.16”决定赋予林彪东北地区最高指挥者的权力，使他在东北地区的地位和声望无人可以与之匹敌。

在东北战场上，林彪打败了蒋介石麾下的所有名将。白山黑水，竟成了这些享誉中外的军事家身败名裂的滑铁卢。

他在“夏季攻势”、“秋季攻势”、“冬季攻势”中表现得凶猛如虎、威武如狮，但在辽沈战役中，这位悍将却显得过分小心。

四野的荣耀

林彪是1948年11月30日离开沈阳的。

车轮滚滚，载着“黑土地之狐”驰奔华北的黄土地。

1945年8月15日日日本宣布投降，24日林彪从延安启程，目的地是山东，去接替他的老搭档罗荣桓。罗荣桓身体一直不好，中央决定让他回延安治病。

林彪、肖劲光、江华等人，乘坐一架美国运输机到太行山，然后骑马、步行。到达河南濮阳，接到中央“万万火急”电报，让林彪一行原定去山东的人，立即转道赶赴东北。这时，罗荣桓也去东北了，接替罗荣桓的是陈毅。

风雨兼程，到达沈阳，11月中旬，林彪奉命到锦州外西部打大仗。山海关保卫战正激烈进行，吕正操、李天佑带个指挥班子赶赴营口，准备堵截从海上登陆之敌。这时中央的方针，是集中兵力作战，坚决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。用高岗的话讲，背靠苏联“勾子”（屁股）坐在沈阳，把眼面前几个口子堵住了，东北就是我们的了。

在中央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的战略方针指导下，从关内各地先后进入东北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达十多万，年底发展到27万多。而这一刻，有的还在路上，已经闯进关东的散在各地，疲惫不堪，一些部队还没带武器。就是这些有武器、没武器的部队，许多还联系不上，有电台，无密本，彼此收到的电报成了“天书”，干着急上火。

11月21日8时，林彪致电军委、彭真、罗荣桓，说明目前我军应避免仓促作战，放弃锦州以及以北百余公里，使敌人战线拉长后，再选择弱点进行突击——这是林彪到东北后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电报，中央同意了林彪的意见，并进一步做了指示。

闯到关东的共产党人，关键是没有根据地，没有家。7个月间，时局和方针就像万花筒般变化多端，共产党人还未来得及表演自己的拿手好戏。而正统观念很强的东北人，对国民党存有幻想，想的盼的是“正牌”的中央军。四平保卫战后北撤的民主联军疲惫不堪，有的被阻隔敌后，失去联系。在东北组建的新部队，有的溃不成军，有的投敌反水。黄克诚在给军委的报告中，惊呼“有遭遇西路军危险的可能”。

临危受命

1947年6月16日，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、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。

1947年7月7日哈尔滨东北局会议决议（即著名的“七七会议”决议）号召：跑出城市，丢掉汽车，脱下皮鞋，换上农民衣服，不分文武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资格，一切可以下乡的干部统统到农村去……”

接下来，就是艰苦卓绝的“三下江南，四保临江”，是攻势凌厉的夏季攻势、秋季攻势、冬季攻势，是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战役——辽沈战役。

只要醒着，林彪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，就没有闲着的时候。

全力以赴在战争的轮子上飞转。

1948年1月5日这一天，林彪一天发出了30份电报，接下来的3天，分别是28封、27封、19封，同年5月24日的电报，竟达39封。

“一点两面”；“三三制”，“三猛战术”；三种情况三种打法”；“四快一慢”；“四组一队”——可一口气儿口述几封电报媲美的，是林彪在战术问题上的婆婆嘴。

国民党称东北共军战术水平高。

对辽沈战役的评价则是：“对兵力之分配，完全符合条约与集中之原则”；“对大兵团之运用，时空力之分配，缓急先后，悉合机宜，决非幸致。”

1948年12月2日，林彪从喜峰口入关。

快到乌兰峪时，两架敌机飞来轰炸、扫射，警卫人员赶紧将林彪保护起来。

从吉普车上被架到路边沟里，到爬起来重新坐到车上，林彪那神色，跟在地图前踱步没多少异样。

“撤退将军！”“逃跑将军！”“林总在苏联养了几年伤，是不是不会打仗了？”在四平撤退后弥漫全军的沮丧、失望中，从他那张脸上既读不到从容、镇定，也看不出惊慌失措，那颗心好像无动于衷。他好像天生就不会用包括脸色在内的形体语言倾诉情感，连辽沈战役那样的胜利，也不能在那张脸上荡起激动、喜悦的涟漪。

听说捉到了范汉杰，刘亚楼乐得跳起来，跑去报告。俯身看地图的林彪，头也没抬，只是面无表情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遵照毛泽东的指示，在林彪到达喜峰口时，新华社和

《东北日报》发表一则消息，说林彪正在沈阳主持东北局会议。

国民党情报部门就向蒋介石和傅作义报告：林彪尚在沈阳开会。

共产党蒙起国民党来，那是一蒙一个准。

是狐狸又是老虎

林彪不抽烟，不喝酒（必要场合象征性喝点。据说在苏联养伤期间，一次斯大林敬酒，他也拒绝了），不讲吃，不讲穿。那个时代，那种环境，共产党人喜爱的各种文体活动，他也不感兴趣。像延安时期非常盛行的跳舞，他只是偶尔露一下面，一会儿就没了影。从朱老总到士兵都喜欢的打篮球，他看都不看一眼。

林彪崇尚进攻。

辽沈战役是进攻，平津战役是进攻，衡宝战役是进攻，海南岛战役是进攻，只有进攻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，这是最简单的常识了。

问题在于敌强我弱时，林彪依然强调进攻。不是那种死打硬拼的攻城拔寨式的进攻，而是运动战的进攻，是由我选择时间、地点、作战方式的进攻，像平型关战斗那样，像秀水河子战斗那样。

从辽西退到辽北，林彪不是不打，而是不和敌人硬打，要在被动中寻求主动。再大的敌人也有薄弱之处，林彪专拣这种地方下手，一有机会就会像鲨鱼闻到血腥一样扑上去。而当敌人占领的地盘多了，战线拉长了，兵力分散了，这种机会就更多了。

辽沈战役，那个精锐的廖耀湘兵团，出沈阳后就在辽西徘徊、转悠。吃够了围城打援的苦头，唯恐有去无回，结果仍是去无回。

在组织指挥上，林彪不拘一格。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大军，有时全凭一个脑袋调度指挥，有时临时指定局部战场指挥员，有时越级指挥到师、团。衡宝战役打成围歼战时，后来的部队要听从先到的部队指挥，先到的团长、师长，可以给师长、军长下达命令、布置任务。因时因地因敌情而宜，怎么便利怎么来。

林彪有时是狐狸，有时是老虎，更多的时候既是狐狸，又是老虎。

纵览林彪决策、指挥的战斗、战役，多是以智取胜打巧仗，较少硬碰硬的死拼仗。

林彪个头不高，纤弱文



林彪(中)、罗荣桓(右)、刘亚楼(左)在作战前线

静，许多老人说他像个大姑娘（据说，当年延安高层领导中，许多人有外号，林彪就叫“大姑娘”），绝少大将军的八面威风。他又难得批评人，从不训斥人，从不说脏话，从不骂人，这在那一代将帅中是极少的，却是不怒而威。

衡宝战役后，苏联作家西蒙诺夫到衡阳采访林彪。

首先询问对当前敌人及白崇禧的看法，接着请林彪介绍四野的战斗历程。林彪本人当然也是西氏中国之行的重点采访对象，可在历时4个小时采访中，关于自己二十多年的战斗生活，林彪只讲了5分钟、几句话。

不爱讲自己的林彪，孤独而不寂寞的林彪，除了口述电报，平时难得说句话，有时一天都没说话。可在战术和战斗作风上，这位中国最年轻的野战军司令却“婆婆嘴”，各种场合有机会就“叨叨”，滔滔不绝，苦口婆心，唯恐你记不住，不明白。

怕光怕风怕水

衡宝大捷，近一个月忙得团团转的司令部参谋人员，这下子可喘了口气。有人提出要去东湖风景区看看，林彪不但立即应允，自己也去了。东湖边摆摊卖水果的挺多，有人买些梨，用顶草帽装着，林彪也吃了一个。

从东北到江南，各地包括水果在内的各种特产吃食很多，缴获的洋吃食也不少，像各种美国罐头、饼干、糖果、咖啡、酒呀什么的。林彪对进口的东西好像没兴趣，或者说没这心思，一天除了三顿饭，就是嚼炒黄豆，别的看都不看一眼。饭量也小，有人形容为“吃猫食”。这回竟然吃了个梨，显然心情很好。

回到“林彪100号”就拉开肚子了，折腾了大半宿，医生也忙活了大半宿，第二天下午好歹才算止住了。

从此，林彪最怕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拉肚子了。

1971年7、8月合刊《人民画报》上，林彪捧读《毛泽东选集》的照片，第一次把他那个光秃秃的头顶亮给了世界。

即便是在毛家湾家里，除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外，身边其他工作人员也没见他有不戴帽子的时候。这时是为了遮掩头上过度的拔顶，而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后是因为军人着装规定。至于从军前也总爱戴顶帽子，则是小时患过头

林彪(中)、罗荣桓(右)、刘亚楼(左)在作战前线



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



林彪在抗大做报告



东北战场上的林彪



东北野战军总攻锦州

癣，留下一些秃疤。

在延安为林彪看过病的一位老人说，林彪消化不良，有口臭。平型关战斗前，在太原，林彪还为此看过医生。

一位曾任红4军参谋、红1军团科长的老人说，在江西时，他曾3次见到林彪坐在那儿，站起来腿脚突然就不好使了，有两次还栽倒了。一次正赶上敌人来攻，他和警卫员架起林彪跑，跑出几十米那腿脚就好使了，还挺有劲的。

有老人说，别看林彪个头不高，瞅着也挺单薄，其实体质挺好，挺结实的。平型关战前看地形，雨天，上山下坡，边走边看琢磨，有的人都跟不上他。

许多老人说，就是平型关战斗近半年后，在隰县，晋军那一枪把林彪打坏了。

那是一阵排子枪，独独打中走在前面的115师师长。

这是林彪第五次负伤。

子弹从背后打进，从胸前出来，击中肺部，流血挺多。先送延安治疗，后来又去苏联疗养，据说发现骨髓神经受伤，结个疤，造成植物神经紊乱。据说这种病人喜静、怕光，且病情会因年龄增长及感冒、发烧而加剧。

四平保卫战打得很苦，林彪又那么累，再加上当时内外局势那种巨大的压力，那身体就支撑不住了。人病了就烦躁，林彪就一反常态的歇斯底里了。

有老人说，我们这些人跟林彪不是一天半了，有的都有十年多了，什么时候见过林彪这样子呀？像长征中的湘江之战，那也是千钧一发，急得火上房，林彪依然沉静得很。他这个人没有不着急的时候，也没有着急的时候，脑子里永远在转，思路从来不乱。而这次显然是有些乱了方寸，虽然一会儿就恢复常态了。

建国后，特别是“九·一三”后，听说林彪有许多“怪病”，怕光、怕风、怕水，听到水声就要拉肚子，一些老人觉得林彪舒兰那次发作，是一种病态。

有人说，现在想来，林彪在东北就有点怕光了，好像就从舒兰那次感冒之后。那时就觉得这人有点怪，没人想到这是病。

在东北就常看药书，并给自己开药方的林彪，据说直到“九·一三”前还念念不忘这个梨，一拉肚子就提到这个梨，怨自己吃了一个梨。

（据《枪杆子1949》）